



中也有上海人，他们的主要观点有二：一拿《宪法》说事，国家要求推广普通话；二是认为要顺其自然，上海话的式微是历史必然趋势。

对此，支持的一方一一反驳：第一，保护方言与推广普通话是两个概念，并不冲突。很多人普通话和上海话都说得很好；第二，上海话的式微并不是自然现象，而是由于外部的行政力量干预造成的。

“推广普通话是为了让全国各地的人能互相交流，即使我们父母那一辈的普通话有口音，但沟通完全没问题，那推普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。”朱贞森表示，但上海执行得过于完美，不仅在学校，在家甚至连老年人都主动用蹩脚的普通话和孙辈说话，“这样一来，小孩子母语习得的最佳时间（13岁之前）就全是普通话环境了。后面再想学就跟学外语一样，难度提高”。

此外，跟其他的方言如四川话、广东话比起来，上海话好像还多少有些不受待见。朱贞森的朋友早年举办过一次介绍中东文化的沪语讲座，前期海报和预告都已经清楚注明是用上海话，但当天台下竟然还有观众提意见：“为什么不说普通话？”

朱贞森很不理解：“为什么有的讲座用英语，就没有人‘喷’？用英语就高大上了？上海话不比别的语言低一等，语言都是一样的，不分阶级、阶层。你如果不喜欢，听不懂，可以不来。”

实际上，一种语言的消失速度比我们想象中的快得多。从全球来看，自1970年起已有近400种语言失传。目前世界上现存的7000种语言中，有一半的语言只有不到一万名使用者，而四分之一的语言只有不到千名用户。按照联合国濒危语言评估指标，代际传承脱节及断裂是语言濒危的明确信号。因此，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，如果再不拯救，沪语消失绝不是危言耸听。

更何况，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，它承载了一个地方从古至今的人文地理、风俗民情，保留着一个地方几乎所有的历史文化信息，是不可恢复的历史记忆，不能再生的文化基因。

“洋泾浜警察”可休矣

上海话本身就是一门富有趣味性的地方语言。

上海话有很多音译词，例如“沙发”来自“sofa”，“老虎窗”（指开在屋顶上的天窗）的“老虎”来自“roof”，“门槛精”（指办事精明的人）的“门槛”来自“monkey”。上海话还有很多同义词，可以随意使用，例如“一共”在沪语中有“总共”“共



G 僧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85后。摄影/王哲

总”“拢总”“一塌刮子”等多种说法。

“语言的多样性在上海话中很能够体现，这也反映了上海是一座很大气的城市，非常包容，海纳百川。”丁迪蒙欣喜地发现，最近几年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和传承上海话，“公交车和地铁上，不少父母坚持和孩子用上海话交流。关于沪语的小视频也越来越多，很多拍摄者都在用上海话表达”。

视频博主G 僧东，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85后。他的网名“G 僧东”其实就是他本名“钱圣东”三个字的沪语发音。从2017年全职做短视频开始，通过日常生活吐槽、市民生活回忆、白领日常共情等内容，结合他丰富的表情和肢体语言，G 僧东成为了一名全网粉丝超过600万、视频播放量破亿，且多次登上热搜的网络大V。

上海高校拟人、上海各区拟人、上海地铁拟人……G 僧东以一己之力带火“嘿嘿嘿，我喜欢吃香蕉，我 chong 明”的上海地铁16号线；“我×××，我的上海户籍被开除了！”这句在网络上爆火，引发不少上海人共鸣的话，也源自这个看起来有点“嘲讽”的年轻人。

在G 僧东看来，他的个人账号是一个基于上海、放眼全国的，有搞笑、有生活，还有一点思考在的账号。绝大多数视频也都是以普通话为主，沪语含量并不高，因为他的受众不只是上海人。只是在需要生动表达的时候，才会穿插一些上海话。

“用上海话的好处在于，第一能引起上海人的共鸣。第二，任何方言都是非常生动的。平时说话要表达的很多意思，用普通话可能只达到95%，用上海话就能达到100%，能为视频增色不少。”G 僧东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他不愿意一开始就拒人于千里之外，“我还是希望大家先能看下去，再在不知不觉中